

我在悉尼七年,回来时带回一个通讯录,其他特别要紧的东西,寥寥。通讯录早已弃用,上面,有些人的名字还在,人已不在了。还有一些人,在彼此的感觉中,已是越来越珍视的朋友。彼此会不会再度失去,那就看生命的枯荣了。暮年后也有个别老友的脾性,意外地乖戾到不可思议。一点点针眼大的事,就会引来突兀的爆发,让旁人晕眩并心凉。倒也没关系,大家都会以一种形式,走完未走完的路,管他什么态度呢?有时候,你其实并不太幸运,命运却老三老四地跑来,让你去眷顾那个比你过得更好的人。别不爽,谁让你自己不哭出来的?

前不久,掉了一颗门牙,和童年不同,那是不会重新长出来了。在我失去一颗门牙的时候,我看见两个老朋友的照片。和从前比,他们居然这么猛烈地抖动起了艳丽。他们开始喜欢披着夺人眼球的外衣。在世人面前很是拉风的时候,他们的神情又像在菜场,像在挑选海参、鱿鱼或竹蛏,一派享受好日子的欣然。他们给了我

我家乡塞北,这儿地热,夏天是炎热,到了秋天,色热。一个老婆婆,手牵着小孙女儿,走在那火红的丛林小路边,她们心里都盼着那个人年底回家的好消息。小女儿的爸爸,是个很能干的中年人,每年,初春起来,他去南方讨生活,到了年底才能回来几天。小女儿家妈妈有病,不能去地里干活了。家里土地都承租出去,只养了几只小羊羔儿,给奶奶和小女儿去放养。小女儿六岁,按理说是该去找学校读小学的时候了,可爸爸说,小女儿再迟一两年读书不妨事,给孩子妈妈看病花了不少钱,等他外面打工挣钱还上亲戚朋友好心借给的那些饥荒了,就不出去了。两年,他对妻子以及小女儿说,两年我就还清那些债了。小女儿天真地看着爸爸,再看看妈妈,最后走去奶奶身边靠着老人,不说话,只是嫩嫩地傻笑。奶奶摸着孩子头说,唉,两年就两年,孩子聪明伶俐,到野外我也会教给孩子些花草草大树小树的算不上知识。女孩说,我喜欢听奶奶讲故事。说完,就将手指头塞进嘴里了。

男人走了,家里的柴米油盐,需要奶奶来安排购买,妈妈可以烧个火,做点简单的饭菜。有一天小女儿问奶奶,说那山都高到了天上,远处的树,为啥是红的?奶奶说,那是又到了秋天了,你爸爸快回来了。

地瓜干

许海利

周末父亲来城里办事,刚见面就扯着嗓子嚷道:“这是我刚晾晒的地瓜干,煮粥时放几片吃起来特别香甜,就给你带了些尝尝!”我赶紧接过父亲手中的袋子,打开一看,果真是洁白如雪的地瓜干。

以前农村缺衣少食,地瓜干是冬天果腹必不可少食物。“寒露早,立冬迟,霜降收薯正当时。”每年霜降前后,天刚蒙蒙亮,我们全家就拿着镰刀,扛着锄头,带着地瓜擦等工具上山去刨地瓜。山地土壤贫瘠,里面还掺杂着大大小小的石头,一锄头下去,震得虎口生疼。锄头在父亲手里扬起又落下,落下又扬起,新鲜的地瓜带着泥土的芬芳,卧在新翻的土垄上。不一会儿,地里就堆满了胖乎乎的大地瓜。

那时地瓜是主食,能代替粮食,帮助人们度过青黄不接的季节。刨地瓜时,通常无伤口裂痕的,都要放到地瓜窖子里储存,留作冬天的口粮,而那些残次的地瓜就切成地瓜干,晒干后储存起来备用。我跟在父亲身后,负责把地瓜上的泥土抖掉,摆成小堆,放在地里,母亲就负责把品相好、耐储存的挑拣出来装入口袋。

霜降时节,气温已经很低了,劳碌的父亲却满头大汗,他舍不得休息片刻时间,地瓜刚刨完,就急忙拿起地瓜擦开始切片。伴着“咔嚓咔嚓”的响声,一个个地瓜被切成薄片,这时我和母亲就负责把切好的地瓜片均匀摆放在田里。刚切开的地瓜片洁白如雪,散铺在田里,就像一朵绽放的巨

时,菊花已迫不及待地登上了秋日的舞台。它们以千姿百态的模样,闯入了我们的视野。有的如绣球般圆润饱满,层层叠叠的花瓣紧紧相拥,展现出一种雍容华贵的气质,仿佛是宫廷中盛装打扮的贵妇;有的则像细丝般纤细修长,花瓣肆意舒展,如同一位潇洒不羁的雅士在风中挥毫泼墨。

在这秋意渐浓的时节,菊花迎着秋风傲然挺立,它们不畏寒霜的侵袭,用顽强的生命力诠释着秋天的另一种美丽。在古代文人墨客的笔下,菊花常被视为高洁、坚韧的

外衣

郭峭峰

次惊艳,也给了我一些偶像。

我小时候常有机会在剧场,总是看见没有演出安排的著名或不著名的演员,他们热衷开场前或幕间,走动于剧场的前部,接受世人的瞩目。这些轮廓华美的骄子,应该知道人们在看并议论他们,但他们的神情又像在说,他们并不知道。剧场内,这种内心活动,是对仰慕或关注进行愉快而缓慢的收割,是表演艺术工作者特有的带稚气的偏好。而同等情况,也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发生,则是人类很可爱的一个心思。

记得一张上世纪70年代的脸,那是在上海奉贤县某干校的大食堂,京剧艺术大家T女士的那张静如干涸河床的脸。它给我的少年时代,留下了深刻印象,是开掘我人生尖锐度的一项纪录。那是一张拒绝信

烟云映秋色

张全友

奶奶一手牵着小女孩,另一只手拎着个竹筐。她们是去集市买菜去的。奶奶心里盘算着,买好了菜,返回来时候,看到路旁那块地里羊草不错,就顺便揪几把回去给丢丢吃。丢丢是刚断母乳的小羊羔。

咱们坐下歇歇吧。奶奶说。小女孩规矩地靠着奶奶坐下来。不一会,她又跑去路边摘最后绽放的小野花儿。奶奶喊她,莫要跑远了,虽说是条小路,也有偶尔骑行过去的摩托车。小女孩说,哎,知道了。

小女孩有两颗虎牙,每次笑,都会暴在外面,特别可爱。她看着远处山上的烟云发呆,有几只飞在半空的大雁,让她眼瞅成一条缝,但她依然追着看个没完。小女孩搔着的一把野花,开始蔫了。她跑到奶奶身边说,奶奶我们走吧。

她们就又走上了那条通往镇上集市的路。大概快十点多,她们来到人头攒动的市上,转悠开。奶奶花钱特别小心翼翼,需要买什么和不买什么早就胸有成竹。比如二斤胡萝卜,二斤菠菜,买一个南瓜,调料是花椒、咸盐、辣椒面各少许。



千岛湖畔

周平 摄

型白色花瓣点缀在田野上。看着晾晒满地白花花的地瓜干,父亲嘴角上扬着,眼睛眯成了一条线。

地瓜干一般一周左右便可晒干,可如果碰上阴雨天,地瓜干就会发霉变质,不仅无法食用售价也会大打折扣,一切努力和辛苦将前功尽弃。每次晾晒地瓜干的时候,父亲总会提前守在家里那台“红灯”牌收音机前,仔细收听,悉心研判天气。可有天气预报也会出现失误,记得一次半夜我睡得正香,就被父亲拖出被窝,说是下雨了,要去地里拾地瓜干。

我穿好衣服,跟着父母出了门,当时正下着蒙蒙细雨。深秋的夜,到处都是漆黑一片,冰冷的雨打在脸上和手上,冻得我鼻涕直流,小手僵硬。等快拾完,天都亮了,全身湿漉漉的,感觉又冷又饿。回

披的脸,但事实上,那又何尝不是在在进行分明的心迹流露。即便个人在那样的状态,她仍不在乎是否被注目,她的神情是紧绷的。她甚至有意拒绝给人清朗的感受,因为她内心没有。

我十岁,我从几百号端着搪瓷碗的男女里面,搜到了她的特别,但确实没有能力看懂更多。当年及现在,我都十分尊敬在艺术上不断超越的努力者,即便他们在生活里,有一些不真实的妥协。在那些年头,T女士是个例外,她不愉快,就很直接地把那种情绪,摆在脸上了,她的不妥协,其实不那么简单。

很庆幸,和T女士当年的郁郁木木相比,我的朋友们今天的内心,应是灿烂的。他们在更开阔的精神疆域,信马由缰。他们的那些外衣,那么艳丽,那么美好。

记得,那年我看到的T女士,是一身飘飘的炭黑色。她的表情沉重。以我十岁的直觉,穿过她脸上的晦涩,能依稀触摸到一个女人的刚硬。

不到半小时,她们就买好了,竹筐里面放得满满当当沉甸甸。奶奶说,我们走回。小女孩看着一个孩子用品的小摊犹豫。奶奶再喊她,她就随奶奶走了。回来路上奶奶让她蹲在路边看竹筐,自己没忘那长得鲜嫩茂密的羊草。只需一刻间,奶奶就抱回来一小捆,捆成背扎子,放到小女孩背上。小女孩很乐意背这些草,笑着走在奶奶前面。路两边,庄稼地开始成熟了。山坡红色的树叶,远远看起来像晕晕的火焰,是被清风吹搅的。

今晚咱的羊羔们又有吃的了,下午咱可以迟点去山上放它们。奶奶像是自言自语地吩咐自己。小女孩回过头来,说,奶奶,你说我爸爸今年回来,会给我买点什么礼物呢?奶奶笑着反问,你喜欢啥?小女孩挠挠头,好像寻思了一下,说,书包。奶奶很亲切地过来,一把将小女孩背上的嫩青草揪下来,自己拎着,两个手一个提拎着菜筐,一个提着那小捆羊草。

很快,她们回到了离家不远的地方,近了看到小女孩的妈妈,倚在院门旁,正期盼地朝着她们看。

她们都是这烟云秋色下的期盼者。她们都是有希望的人。有希望的人是幸福的,无论那希望的目标有多么微不足道。

小女孩远远地大喊,妈妈,我们回来了。



马骏书

秋天的田野是一幅油画

李星涛

寒露过后,秋意渐浓。此时的田野,色彩斑斓,宛若一幅油画。

大豆业已落尽了黄叶,一棵棵挑着一簇簇豆荚,疏朗嶙峋地站立在阳光下。颜色虽然有些枯竭,但一点儿也不颓败,而是透露着熟透之后的健康与干爽。棉花叶少枝多,渐渐有了木本植物的形容,奇崛而又显枯槁,留下的空间全部让给了开花的棉桃,一朵朵白云就在铁色的枝条上,做起巢穴。玉米的棒子已经被农人掰回家中,只剩下秸秆,轻松整齐地站立着,有的叶子老绿,有的叶子枯黄,有的叶子嫣红。高粱尚未收获,粉青色的秸秆挑着一朵朵火焰似的穗子,激情四射地渲染着天空。纤细的身子有稍微弯曲,但弯曲的弧度只是在脖颈处,恰如美女低眉的样子。再看芋头,心形的叶片有些苍绿,有的还泛出了浅浅的灰黑。扒开这些叶片,你会发现长在在地垄里的芋头早已按捺不住寂寞,有的已经撑开一道裂缝,露出了红润润的身子。

描过大豆和棉花,画过玉米与高粱,掠过田间的芋头,秋风这管精致的狼毫马上横向宕开一笔,停在了一望无际的稻田上。今年麦收过后,天半月无雨,故水稻比往年迟熟一些时日。熟透的水稻黄澄澄的,从稻穗到稻秆,从稻秆到叶子,一律是干净的金黄。蹲下身来,顺着稻田平视过去,只见一片剑拔弩张的尖叶,却不见一颗稻穗。而一旦你站起身俯视下来,就会发现尖叶下面无数低垂着的稻穗。沉甸甸地躲藏着。一阵风吹过,一层层金黄的波浪带着一片“刷刷啦”干燥的脆响,一阵阵掠向了远方。

望着成熟的水稻,我不由地就会想起它们成长的整个过程。我知道,水稻走到

今天要经过育秧、起秧、插秧、撒肥、薅草、打药……我还知道,水稻年轻时是绿的,成熟时是黄的,老了就是白了。面对大米,我这个农家的孩子实在联想不到珍珠,我只能想到,这大米应该是我的父老乡亲从泥土中挤出的奶滴。

仔细观察这些成熟的庄稼,我还发现一个秘密。它们颜色看上去虽然有着油画的庄重和浓烈,但又和油画有所不同。因为无论是玉米的奶黄,高粱的紫红,大豆的金黄,水稻的枯黄,绿豆的暗绿,杂豆的浅绿,甘薯的粉红……这些颜色都不是那么耀眼,一点也不尖锐。既染不到手上,也无法用水洗掉。它们一律内敛而含蓄,没有一丝一毫的张扬。即便是玉米的奶黄有些光亮,但灯光下仔细一看,那种颜色还是温和的,包容的,只要目光一接触,马上就会和目光相容,仿佛这色彩里面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空间,你随时都可以走进来,毫不设防地安歇下来。

另外,和麦子一样,平原上几乎所有庄稼的内心几乎都是白的。小麦是的,水稻是的,高粱是的,大豆是的,甘薯是的,豌豆是的,红小豆是的,绿豆和杂豆虽然有些浅浅的淡绿,但主导色还是灰白的。虽然它们身披五色六色的衣裳,可是内部却保持着惊人的一致。难道这就是无中生有,有中无无的最高境界吗?这不能不让我想到白色的冬天,想到一个人经过苦苦挣扎之后,最终化为沉默泥土的最终结局。

走进秋天的田野,面对着这存在于田野里的另一幅油画,我感念良久,而又唏嘘不已。任凭安卧在田野里的一个个湖泊,如一块块青石磨成的古印,引首压脚,盖住了这幅油画滋生出来的所有浮躁和喧嚣。

暮色四合时的幸福

王炜

太阳像疯玩了一天极度困乏的孩子一头倒下睡着了。暮色从四面八方村庄围拢,乌鸦似乎听到了号令纷纷从村庄撤出。它们先是飞到村西面的杨树上列队,像是等待领导的点名或者训话,一阵呱呱的会议结束后又集体往更西的方向飞去,隐身到山前的马尾松林中,杳无音信。

街上两条黄狗正在追逐飞奔,把出门倒垃圾的二嫂吓了一跳,恨恨地骂了一句死狗,转身关上了院门。

还有炊烟从烟囱上升起,这是村里为数不多还保留着的小瓦房。老太太正坐在灶前烧火,锅里是今年下来的新米和红薯。稻草燃烧的香气,新米煮沸的香气和红薯甜糯的香气混合在一起随着热气飘满了整个锅屋。还有一丝热气乘人不备悄悄从门缝溜了出去,整个巷子都充满了香甜。

老太太一边烧火一边掐稻草穗,这是在收割机来之前她让老头手剥的稻谷,把谷粒摔掉后把稻草晒干准备做笤帚用。每年老太太都会用稻草穗来扎几把小笤帚,用来扫灶台扫桌子,用了几十年的灶台在老太太的维护下还像新的一样,闪着水泥灰色的光泽。

老头坐在堂屋的沙发上捧着一本《隋唐演义》,这本书他已经看了几年。看到最精彩的时候,就把书合上,他说小时候跟着大人去听书时每到精彩时候说书人就不说了,而是“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他看书也这样,看到高潮时候合上书,自己在那里想后面的事。

老头打开电视看《新闻联播》,快结束的时候赶紧喊老太太来看天气预报。老太太一手拿着勺子一手攥着围裙站在那里盯着电视里的卫星云图,仿佛她是气象专家,关心全国哪里下雨哪里晴天。又好像她每天都要出远门一样,其实一天也不过就是院子里菜地转转,最远就是去镇上赶个集,还要等到学校放假的时候,去给大孙子买好吃的。

老太太把稀饭和萝卜干咸菜端上桌,老头开始摸起来酒瓶,嚷嚷着没有下酒菜,老太太又转身去了锅里切了一棵大葱抓了把虾皮给老头下酒。

远在千里之外的女儿打开手机上安装的360摄像机软件,看到老头老太太喝着红薯稀饭便开始撒起娇来,嚷着也要喝。老太太骂道:要喝就回来,去年就说要来,留的红薯都坏了也没见你来,你们啊一个比一个嘴甜,全都是“要话千句有,要钱一个无”。女儿笑了,老头老太太也笑了,仿佛回到小时候昏暗的灯光下,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时的情景。

吃罢饭,窗外的夜色开始浓烈起来,院子里桂花树只剩下影影绰绰的圆圈模样,老头关了电视洗脚上床,老太太收拾完也上床,打开手机播放小视频。那是前几天她和老头在广场上合唱的《双脚踏上幸福路》,也是他们的保留曲目,每每都能引起围观者叫好。老头老太太在互相点评哪句唱得好哪句没有上去,等再去唱时要改进,仿佛是两个艺术工作者在切磋技艺。

村庄满是幸福味道。

折桂令

——秋日雨夜落花有感

乔晓琼

渡西风,草木思量。秋水浮生,菊蕊初黄。雨夜云间,人观自在,大道无常。

蟾宫曲,归鸿梦长。旧亭台,粉墨风光。唯见幽窗。一顾苍茫,二顾清霜!

词云:松江

蟾宫曲:词牌《折桂令》别名

桂花未歇菊花开

徐玉向

象征,它代表着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笔下的菊花,更是承载了他对闲适生活的向往和对高尚情操的追求。菊花,你是秋风的画卷,用你的绽放点燃了未来的希望,你是希望的精灵,在萧瑟的季节里,为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

看着桂花与菊花在这个季节里交相辉

映,我不禁陷入了沉思。桂花的未歇,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深情眷恋和坚守;而菊花的盛开,则是对未来新的机遇和挑战的勇敢迎接与憧憬。它们在时间的长河中,完成了一次美丽的传承与交接,如同生命的轮回,生生不息。

在我们的人生旅程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常常在回忆过去的辉煌与成就时,感慨时光的匆匆流逝;而当面对未来的未知与挑战时,又会心生畏惧和迷茫。然而,正如桂花和菊花所启示的那样,我们应学会在不同的阶段,展现出自己独特的价

值与魅力。当身处顺境时,要像桂花一样,默默地积累和沉淀,珍惜当下的美好,将那份温暖与甜蜜传递给身边的人;当遭遇逆境时,要如菊花一般,不畏艰难险阻,以乐观向上的心态,勇敢地迎接生活的挑战,在困境中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

在这个秋天,我与桂花和菊花一同漫步在时光的小径上,桂花未歇,其香袅袅,似有古人之雅意;菊花盛开,其色灼灼,若含今人之豪情。这花开花落景象,不仅是大自然的馈赠,更是人生的哲理画卷,等待着我们去用心品味。